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第三部)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第三部）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著 耿济之译



上海三联书店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F. Dostoevsky) 著 耿濟之 譯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第三部)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目錄

第三部

第七冊 阿萊莎

第一章 腐味……………二

第二章 那個時間……………一九

第三章 葱……………二九

第四章 加利利的迦拿……………五八

第八冊 米卡

第一章 庫齊瑪・薩姆索諾夫……………六六

第二章 獵狗……………八二

第三章 金鑽……………九三

第四章	黑暗裏……………	一一二
第五章	突然的決定……………	一二一
第六章	自己去……………	一四八
第七章	以前的無可爭辯的人……………	一六二
第八章	謠語……………	一九二

第九冊 預審

第一章	潘爾蜜金職業的開始……………	一二一八
第二章	報警……………	一二二八
第三章	靈魂的苦痛——第一次的磨難……………	一二三七
第四章	第二次的磨難……………	一二五一
第五章	第三次的磨難……………	一二六三
第六章	檢察官捉住了米卡……………	一二八二
第七章	米卡的大秘密——受了噬聲……………	一二九五
第八章	證人的供詞——嬰孩……………	一二一四
第九章	米卡被帶走了……………	一二二九

第七冊

阿萊莎

第一章 腐味

圓寂後的長老曹西瑪的遺體預備照規定的儀節落葬。僧士和隱修士死後照例不洗。大聖禮記上說：「僧士中赴上帝寵召時，由被選定的僧士用溫水擦拭他的遺體，先用希臘的海棉在死者額上，胸前，手足和膝上劃十字，別無其他手續。」這一切由帕意西神甫自行辦理。擦拭後給他穿上僧士的服裝，罩上外套；照例稍爲剪開，罩成十字的形式。頭上套頭巾，頭巾上有八角形的十字架。頭巾是張開來的，死者的臉應用黑紗蒙住。一尊救主神像，放在他的手上。到了早晨就這樣將他移盛棺中。（這棺以前早就預備好了。）大家打算把靈柩在修道室裏安置一天，（就在過世的長老接見僧侶和俗人的第一間大屋裏面。）因爲死者職位是修道司祭，所以修道司祭和補祭們不應該在他旁邊誦讀詩篇，而須誦讀福音書。在做完了追悼祭以後，岳西夫神甫立刻開始誦讀；帕意西神甫本欲親自誦讀整整的一晝夜，然而這時他和住持神甫兩人正很忙碌，而且操心，因爲在修道院的僧侶中間和從修道院的客店裏，還從城裏大批來到的俗人中間，忽然起始發現一種前所未聞的，甚至「不適宜」的騷亂和不耐煩的期待的情緒，而且這情緒越來越強化。住持和帕意西神甫竭盡全力，在可能的範圍內安慰

這些張皇忙亂的人們。在日光完全降臨的時候，從城裏來的人中竟有攜帶病人，特別小孩子們的，——似乎特地期待這個時刻，顯然希望那種立治百病的力量將毫不遲延地發現出來，照他們的信仰應該是這樣的。到了這時候才發現，我們大家甚至在圓寂的長老在世時，就如何把他認作一定無移的，偉大的聖徒。趕來的人們裏並不完全是普通人。這些信徒們那樣匆遽而且明白地表露出來的偉大的期待，甚至帶着不耐煩，幾乎要求的樣子，在帕意西神甫看來無疑地是一種誘惑，這誘惑雖然爲他預感到還不很久，但實際上竟超越了他的期望。他和騷亂着的僧侶們相遇時，甚至責備他們，對他們說：「這種期待立刻有偉大事情發生的情形是一種輕浮的舉動，祇有俗世人是可能的，而我們不應該這樣。」但是沒有人聽他。他不安地注意到這情形，不過在他自己的方面，（如果正確地加以回憶，）雖然對於十分不耐煩的期望深致憤激，認爲輕浮與忙亂的舉動，但私衷上，在心靈的深處，幾乎也和那些騷亂的人們一樣地期待着，這是他自己不能不承認的。雖然如此，他對於有些他所遇到的人感到特別地不愉快，由于某種預感而引起他極大的疑惑。他從擁擠在死者的修道室裏的人羣中間，懷着心靈的憎厭，（對於這，他當時深自咎責，）看見拉基金，或遠方來的渥勃道爾司基修道院的客人，（他還住在此地修道院裏，）也混在裏面。帕意西神甫不知爲甚麼緣故，忽然把他們兩人當作可疑的人物，——固然看得出這情形來的不止這兩個人。在騷亂的人們中間以渥勃

道爾司基的僧士最顯得忙亂；到處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他到處詢問，到處傾聽，到處和人耳語，帶着一種特別神祕的神色。由於所期望的一切的久未實現，他的臉容成爲極不耐煩，而且似乎惹惱。至於拉基金，以後才知道是奉了蟹赫拉闊瓦夫人的特別委託，老早就到庵舍裏來的。這位心善而無性格的女人，自己既不能走進庵舍裏來，在一覺睡醒，知道長老圓寂的消息以後，忽然發出熱烈的好奇心，當時就打發拉基金到庵舍裏來，吩咐他觀察一切的事情，立刻將所發生的一切用書面向她報告，每半小時報告一次。她把拉基金認作極虔信的青年人。他很會同一切人投合，而且會依照每人的願望加以奉承，假使他在這人身上看出於自己多少有點利益的時候。這一天天氣晴朗，許多到修到院裏來燒香的人們聚在庵舍的墳墓附近。這些墳墓全堆聚在教堂的周圍，還散放在庵舍的各處。帕意西神甫在庵舍裏巡走時，忽然憶起阿萊莎，差不多那從天黑夜起，早就看不到他。剛憶到他，立刻在庵舍的最遼遠的角落裏看到了他，看見他坐在柵欄傍邊，一個在古遠的時代就死去，而以苦行著名的修道僧的墓碣上面。他坐在那裏，背朝庵舍，臉朝柵欄，好像躲在記念碑後面似的。帕意西神甫逼近過去的時候，看見他兩手掩臉哭泣，雖沒有聲音，却極悲苦，整個身體悲咽得震顫不止。帕意西神甫在他身前站了一會。

「得啦，親愛的兒子，得啦，好朋友，」——他終於帶着深刻的感情說：——「你爲什

麼這樣？你應該喜歡，不要哭。你不知道今天是他的日子裏最偉大的一天麼？現在他在那兒，在這時候？你祇要想一想就明白了！」

阿萊莎看了他一眼，露出淚流得浮腫像小孩一般的臉，但是一句話也不說，立刻扭轉身子，重新用兩掌掩住臉兒。

「這也許是好的，」——帕意西神甫憂鬱地說，——「你就哭罷，基督賜給你這些眼淚。」「你的和悅的眼淚祇是精神的休息，使你的可愛的心取得快樂。」——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在離開阿萊莎，和藹地想他的時候。他連忙離開，因為感到他再看他，也許自己就要哭的。時間過去了，修道院的禮拜和追悼的儀式依次舉行。帕意西神甫又看見岳西夫神甫在靈前，便又從他那裏接下去誦讀福音書。但是還沒有過下午三點鐘，就發生了我曾在上卷終結時提到的那件事情，我們裏面誰也沒有料到，並且和大衆的期望背道而馳的事情，關於這事情的詳細而瑣碎的描寫至今還在我們城裏和四郊極活潑地回憶着。在這裏我還要自行補充一句：關於這個無聊的，可誘惑的事件，使我幾乎憎厭地回憶着，實際上這祇是極空虛的，而且是自然的事件，而我自然本可以在我的故事裏忽略過去，不予提及。假使它不在強烈的，一定的程度之下，影響到我的小說裏重要的，却是未來的主角阿萊莎的心靈方面，似乎造成他心靈裏的轉變和改革，使他的理智得了震撼，却又加以根本的鞏固，一輩子走向某種一定

的目的上去。

現在言歸正傳。在天亮以前，長老的預備殯葬的軀體已放進棺中，抬到第一間屋子，就是以前的會客室裏的時候，在棺傍的人們發生了一個問題：屋裏應該不應該開窗？但是這個經某人偶然不經意地提出的問題，並沒有人置答，且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祇有幾個在場的人們會私自忖度，在這樣的聖徒的身上期待腐爛的氣味真是萬分荒誕，對於發出這問題的人的少信仰和淺薄的思想，深致惋惜，（假使不致博他人的嘲笑。）因為大家期待的是完全相反的東西。午後不久，就起始發出一點什麼，起初進進出出的人們祇是默默地放在自己心裏，甚至每人顯然懼怕將各自起始發生的念頭告訴任何人，但是到了下午三點鐘光景，竟暴露得太明顯而且無可推翻。這消息當時一下子飛遍整個庵舍，飛到所有進香的客人身傍，立刻闖進修道院裏，使修道院裏的全體僧衆，十分驚訝，後來過了極少的時間竟抵達城裏，使一切的人們無論信徒或非信徒，全都騷亂起來。不信仰的人們很高興，至於信徒們中間有許多人甚至比最不信仰的人們都高興得多，因為「人是愛正義的人的墮落和他的受恥辱的，」——這是故世的長老在他的一次訓言中親自說出來的。事情是因為從他的身上起始漸漸地發出越來越被人們聞到的腐味，到了下午三點鐘已經現露得太見清切，漸漸地越來越加强了。在我們的修道院的過去的歷史裏，早就沒有，而且甚至不能憶到這樣粗魯地放肆的，在別種情形下

甚至不可能的誘惑，像隨着這事件之後在僧侶的本身團體中間那樣發現出來似的。在後來，甚至過了許多年以後，有些明白事理的僧侶們憶起這一天的詳細情節的時候，對於誘惑竟能達到這般程度一層，深為駭異。因為在這以前，常有度着聖徒的生活的僧侶們死去，他們的神聖為衆所共見，全是畏懼上帝的長老，然而從他們的低卑的棺材裏面也發出和一切死人身上自然出現的一樣的腐味。但是這並不引起誘惑，甚至一點點的騷亂。自然，在古代有些聖者是我們的修道院裏至今還活潑地遺念着的，他們的遺骸據說並不發出腐味。這事實使僧侶們發生感動和神祕的影響，保留在大家的記憶裏，當作一樁莊嚴奇麗的事情，還看作一種誓約，從他們的墳陵上將來一定有更大的榮耀，祇要由于上帝的意志時間來到了以後。他們中間特別保留着記念的是活到一百零五歲的長老約伯，著名的苦修者，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他於本世紀的第十年代就已圓寂，修道院裏時常持着異乎尋常的，特別的尊敬把他的墳墓指給初次來拜的香客們看，還神祕地加上一些偉大的希望的話。（那個墳墓就是早晨帕意西神甫看見阿萊莎坐在上面的。）除去這位古代的長老以外，還使人們遺念着的是比較圓寂未久的偉大的長老瓦爾騷諾菲。曹西瑪長老就從他手裏接受了長老的爵位，他在世時，到修道院裏來進香的香客們簡直把他當作瘋僧看待。傳說裏講這兩人躺在棺材裏，像活人一般，葬的時候完全不朽爛，在棺材裏他們的臉龐甚至好像發出光芒。有些人甚至固執地回憶，從他們

的身體上顯然散出一陣陣的香氣。不管這些回憶如何具有啓迪的意味，總是難于解釋那種直接的的原因，何以曹西瑪長老的靈前竟會發生如此輕浮，離奇而且惡意的現象。至於在我個人的方面，我以為在這上面有許多別的，許多合併着發生影響的不同的原因。譬如說，其中之一是對於長老制的深中着根苗的仇恨，在修道院裏許多僧侶們的腦筋裏深深地隱藏着，把它看作流毒的新鮮事情。自然最主要的是對於長老的神聖發生了忌妒。這神聖在他的生前就植立了確定的基礎，禁止反駁的。雖然去世的長老不僅以奇蹟，且以愛吸引許多人，在他的周圍似乎建立整個的愛他的人們的世界，却因此產生更加多的忌妒他的人，甚至殘酷的敵人，明的和暗的，不但在修道院裏的僧侶們中間，甚至在俗世的人們中間也是如此。例如說，他並未加害任何人，但是「爲什麼大家把他當作聖者看待呢？」單祇這一個問題，逐漸重複起來，終於產生了無數的極不饜足的仇恨。我想，許多人聽見了他的軀體上發出腐味，而且還發得這樣快，——因爲他死去尙未滿一天，——所以感覺無上的快樂，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此外在忠事長老，並且十分尊敬他的人們中間，立刻發現了一些人，幾乎爲這事件感到了侮辱，受了個人方面的氣惱。這件事情的發展有如下面的情形。

腐味一發現後從走進死者的修道院裏來的僧侶們的臉色上就可以斷定他們的進來具有什麼用意。一進來，站了不久，就連忙出去把這消息對別人，等在外面的羣人證實，等候的

人們裏面，有的憂鬱地點頭，但是另有些人甚至不願隱瞞他們的喜悅，在他們的惡狠的眼神裏明顯地發露出來。而且竟無人責備他們，無人揚舉善良的話語，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為在修道院裏對去世的長老懷着耿耿的忠心的究居多數；顯然上帝自己容許少數的人在這二次臨時佔了上風。不久，外面來的客人們，大半都是智識分子，也到修道室裏，充當偵探的角色。普通的人進來的不多，雖然有許多人聚在門外。無疑地，在三點鐘以後，外來的訪客們越聚越多，就是爲了那件使人誘惑的事件。有些人也許這一天本來不會來，不打算來的，現在竟特地跑來；其中有幾個是極大的角色，但是在外表上儀節尚未破除，帕意西神甫帶着嚴肅的臉容，繼續堅決而且明晰地誦讀福音，而且讀得聲音很響，似乎不注意所發生的事，雖然早就看出一點不尋常的事故來。但是有一些語音，起始是很輕的，但是漸漸是堅定的，確定的，達到他的耳朵裏來。「可見上帝的裁判並不和人類的裁判一樣，」——帕意西神甫忽然聽到了這句話。一個外界的，城裏的官員最先說出這句話來。他已經是年邁的人，而且大家都曉得他是很虔信的，但是他說了出來，祇是重複僧侶們互相附耳反覆說着的話語而已。他們早就說出這句無希望的話，最壞的是在說出來的時候幾乎每分鐘內都發現而且增加某種勝利。但是不久甚至儀節也開始不很遵守，似乎大家感到自己有甚至不遵守這儀節的權利。「爲什麼這事會發生出來呢？」——僧侶中有人說，起始似乎是惋惜的意思，——「他的軀體

不大很乾枯，骨頭傍邊的肉是乾的，從那裏會出來臭氣呢？」「那就是說上帝故意願意加以指示，」——別的人連忙補上去說，他們的意見立刻毫無爭論地接受下來了，因為他們以為假使和一般有罪孽的死人一樣，會自然而然發出氣味，那末總要發得晚些，不能這樣匆遽，至少有一晝夜的功夫，但是「這位竟趕在自然的前面去了，」那一定就是上帝和他的高超的手指。他在指示着。這個意見顯得是無可反駁的。溫良的修道司祭岳西夫，專掌圖書，是死者生平最愛的人，起始反駁幾個說壞話的人說，『這並不見得如此，』聖徒軀殼的不會朽壞並非正教教會的什麼教條，祇是一個意見，在正教最盛的國家內，例如說在阿芬那，對於腐氣並不很感覺不安，他們不把軀殼的不朽認作被拯救的人應受榮耀的主要的表徵，却從骨頭的顏色加以分別，在他們的軀殼多年躺在地下，甚至發爛了的時候。『如果骨頭像蠟一般的黃，那才是上帝賜榮耀給去世的聖徒的主要表徵，如果是黑的，那就是說上帝沒有將這榮耀賜給他，——在阿芬那，從古以來正教保存得無可搖撼，而且十分純潔的偉大的地方是這種情形的，』——岳西夫神甫這樣結束着他的意見。但是溫良的神父的話語沒有效果地飛了過去，甚至引起了嘲笑的反駁：『這全是學究氣和新鮮玩意，用不着聽他，』——僧侶們自行決定。『我們是遵照老法子的；現在出的新鮮玩意還少，能全都模倣麼？』——另一些人說。『我們這裏出來的聖父不比他們的少。他們住在土耳其中間，一切都忘記光了。他們的正教

早就混濁不清，連鐘也沒有了，」——最好嘲笑的人們湊上去說。岳西夫神甫憂鬱地走開，況且他自己表示的意見並不很堅決，似乎自己也不大相信。但是他不安地看出，起始了很不雅觀的事情，甚至不服從地抬起頭來了。於是一切具有判斷的聲音全隨着岳西夫神甫之後沉寂了。似乎湊巧的是所有愛去世的長老，而且帶着和愛的馴順的態度接受長老制度的人們忽然十分害怕起來，相遇的時候惟有畏葸地面面相覷。至於長老制的敵人，反對新鮮玩意的人們，却驕傲地抬起頭來。「去世的瓦爾騰諾非長老身上不但沒有氣味，却還透出香味來，」——他們惡意地提醒着，——「但是他的成功並非依靠長老制，却因為他自身是正直的。」隨着就有責備，甚至控訴的話語加到新近興起的長老身上：「他的教訓欠公平；他教訓人說，生命是偉大的喜悅，而不是含淚的馴順，」——一些最沒有理解的人們說。「他照時髦的樣子信仰，不承認地獄裏物質的火，」——比那些人更加沒有理解力的另一些人們加上去說。「他不嚴守素齋，吃甜東西，櫻桃糖漿當茶喝，而且很愛喝，是女太太們送給他的。一個戒律謹嚴的僧士應該喝茶麼？」——另一些忌妒的人們說。「他高傲地坐在那裏，」——懷着惡意的人們殘忍地回想着，——「自認為聖徒，人們跪在他面前，他視作應該的事。」「他濫用懺悔的神祕禮，」——反對長老制最激烈的人們用惡狠的微語添上去說，這句話竟出于輩份最老，對於禮拜上帝一事最嚴肅的僧侶們口中，——他們全是真正的持齋者和緘默者，

在長老活着的時候常守沉默，但是現在忽然張開了大嘴。這是十分可怕的事，因為他們的話語對於年輕的，還無定力的僧侶們具有強烈的影響。「聖西里魏司特洛」修道院來的渥勃道爾司克的僧士傾聽着這一切話，一面深深地嘆氣，點頭：「顯然費拉龐特神甫昨天判斷得很對，」——他心裏想；說到那裏，恰巧費拉龐特出現了。他的出現似乎就爲的是加深人們的震動。

我以前已經提過，他很少從蜂房傍的木造修道室裏出來，甚至教堂裏也許久未去，大家照瘋僧的樣子對他一切寬容，不將大眾應遵守的章程加以束縛。但是說實話，大家的對他寬容，甚至是由于多少必要的關係。因為對於日夜祈禱的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甚至還跪着睡覺，）強以普通的規律相繩，而他自己並不願意加以服從，甚至似乎面子上不好看。「他比我們大家神聖得多，履行規律上最艱難的事，」——那時候僧侶們一定要這樣說，——「至於不到教堂裏去，那是因爲他自己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去，他有他自己的規律。」大概就爲了這些流言和誘惑，費拉龐特神甫才被人家放任了。大家全都知道，費拉龐特神甫最最愛曹西瑪長老；現在忽然有消息傳到他的修道室裏來，說是「上帝的裁判並不和人們的裁判一樣，甚至趕在自然的前面去了。」可以料得到的是渥勃道爾司克的客人首先跑去報告這消息。我也曾提過，堅定而且牢固地站在棺材前面讀聖經的帕意西神甫雖然不能聽見而且看見